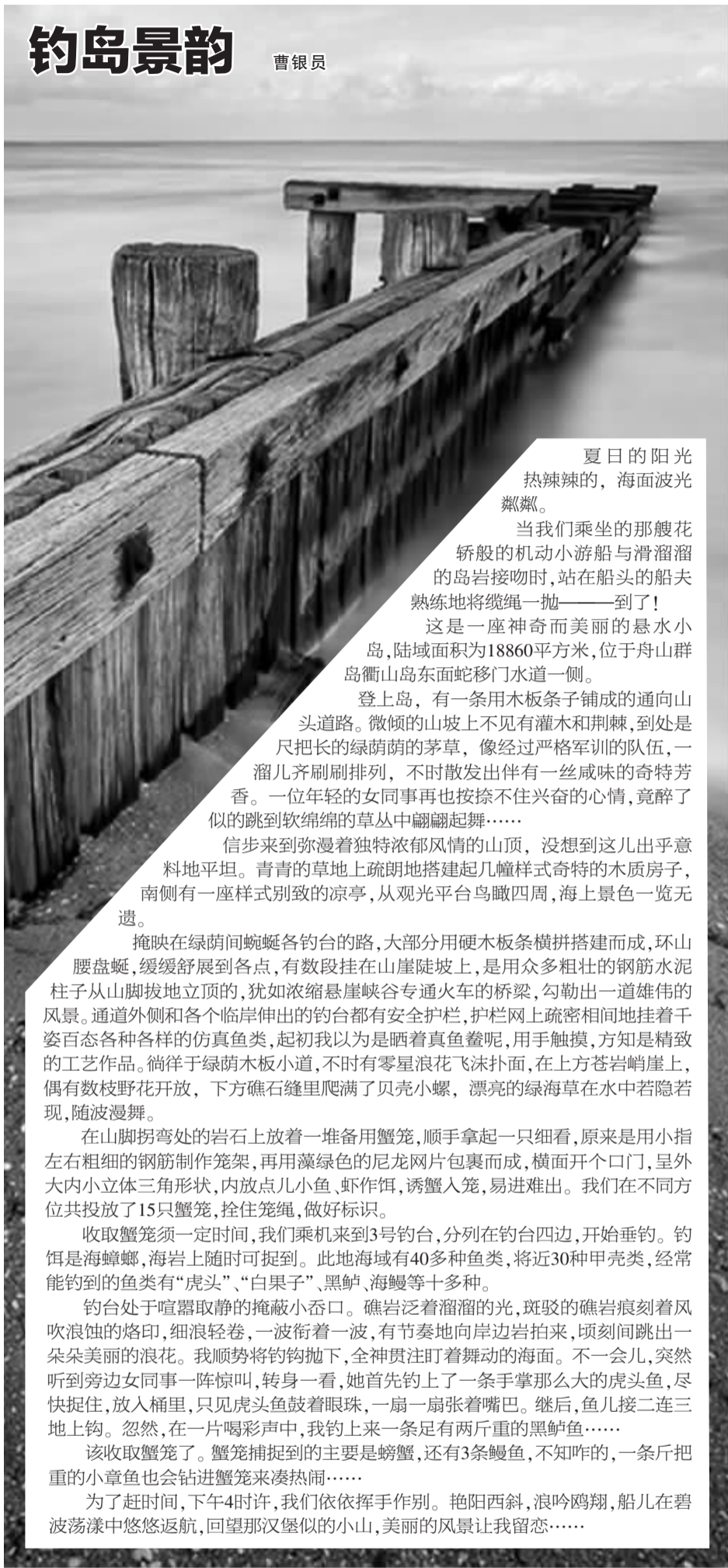


## 钓岛景韵

曹银员



夏日的阳光热辣辣的，海面波光粼粼。

当我们乘坐的那艘花轿般的机动小游船与滑溜溜的岛岩接吻时，站在船头的船夫熟练地将缆绳一抛——到了！

这是一座神奇而美丽的悬水小岛，陆域面积为18860平方米，位于舟山群岛衢山岛东面蛇移门水道一侧。

登上岛，有一条用木板条子铺成的通向山头道路。微倾的山坡上不见有灌木和荆棘，到处是尺把长的绿荫荫的茅草，像经过严格军训的队伍，一溜儿齐刷刷排列，不时散发出伴有一丝咸味的奇特芳香。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再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竟醉似的跳到软绵绵的草丛中翩翩起舞……

信步来到弥漫着独特浓郁风情的山顶，没想到这儿出乎意料地平坦。青青的草地上疏朗地搭建起几幢样式奇特的木质房子，南侧有一座样式别致的凉亭，从观光平台鸟瞰四周，海上景色一览无遗。

掩映在绿荫间蜿蜒各钓台的路，大部分用硬木板条横拼搭建而成，环山腰盘绕，缓缓舒展到各点，有数段挂在山崖陡坡上，是用众多粗壮的钢筋水泥柱子从山脚拔地立顶的，犹如浓缩悬崖峡谷专通火车的桥梁，勾勒出一道雄伟的风景。通道外侧和各个临岸伸出的钓台都有安全护栏，护栏网上疏密相间地挂着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仿真鱼类，起初我以为是晒着真鱼鲞呢，用手触摸，方知是精致的工艺作品。徜徉于绿荫木板小道，不时有零星浪花飞溅扑面，在上方苍岩峭崖上，偶有数枝野花开放，下方礁石缝里爬满了贝壳小螺，漂亮的绿海草在水中若隐若现，随波漫舞。

在山脚拐弯处的岩石上放着一堆备用蟹笼，顺手拿起一只细看，原来是用小指左右粗细的钢筋制作笼架，再用藻绿色的尼龙网片包裹而成，横面开个口门，呈外大内小立体三角形，内放点儿小鱼、虾作饵，诱蟹入笼，易进难出。我们在不同方位共投放了15只蟹笼，拴住笼绳，做好标识。

收取蟹笼须一定时间，我们乘机来到3号钓台，分列在钓台四边，开始垂钓。钓饵是海蟑螂，海岩上随时可捉到。此地海域有40多种鱼类，将近30种甲壳类，经常能钓到的鱼类有“虎头”、“白果子”、黑鲈、海鳗等十多种。

钓台处于喧嚣取静的掩蔽小岬口。礁岩泛着溜溜的光，斑驳的礁岩痕刻着风吹浪蚀的烙印，细浪轻卷，一波衔着一波，有节奏地向岸边岩拍来，顷刻间跳出一朵朵美丽的浪花。我顺势将钓钩抛下，全神贯注盯着舞动的海面。不一会儿，突然听到旁边女同事一阵惊叫，转身一看，她首先钓上了一条手掌那么大的虎头鱼，尽快捉住，放入桶里，只见虎头鱼鼓着眼珠，一扇一扇张着嘴巴。继后，鱼儿接连三地上钩。忽然，在一片喝彩声中，我钓上来一条足有两斤重的黑鲈鱼……

该收取蟹笼了。蟹笼捕捉到的主要是螃蟹，还有3条鳗鱼，不知咋的，一条斤把重的小章鱼也会钻进蟹笼来凑热闹……

为了赶时间，下午4时许，我们依依挥手作别。艳阳西斜，浪吟鸥翔，船儿在碧波荡漾中悠悠返航，回望那汉堡似的小山，美丽的风景让我留恋……

## 薛吞海钓

王小飞

有朋友凌晨5点驱车来家接我，倒不是去远行，而是出海钓鱼。说起钓鱼，我只是一个爱好者，因为我没有像那些狂热的垂钓者一样，单钓竿就有一大捆，至于名目繁多的饵料、粗细各异的鱼线，大小不一的鱼钩，各种捞鱼的网兜，藏鱼的冰箱等，罗列起来的家伙不亚于一组嫁妆。我只有根鱼竿，而且还是最简单的那种。虽不狂热，但我很称职，每次朋友约去钓鱼，我都欣然前往。

到了薛吞码头已是6点，天已大亮，但码头却是出奇的静寂。一艘大船还在建造，工人敲击钢板的声音尤为响亮。海岸的涂滩上，一排简易木船一字排开。一些红钳蟹在船沿钻进钻出。此时的海水离涂滩很远，只有一艘木船靠在码头旁，这便是带我们出海的那艘。

晨间的太阳虽也带来了一丝热意，但敌不过海中的徐徐海风。夹杂着海的腥味，听着海浪敲击的乐声，我们一行六人前往朋友的海上养殖基地，我们将在他的基地旁下竿垂钓。

到了，到了，平时只在海岸边遥望这海中“不沉的陆地”，这次却让我身在其间。一个个泡沫垫子架起的一条条方木稳稳地漂于海中，一个个鱼箱分布得错落有致。两只狗在木板间来回穿梭，见了生人也不狂叫。一个雇工正端着饵料正在喂鱼。众人兴奋地拉竿、引线、穿饵料，大有一种钓尽海里之鱼的雄心壮志。

片刻的宁静……等待……等待……来了，在吃了。一个朋友低声叫起来。我探头望去，只见竿头已被鱼拉扯成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并不时地弯下、弹起。朋友见时机成熟，便开始收线。随着出水，我兴奋地叫起：“海鳗，海鳗。”旁边的朋友笑着更正：“不是海鳗，这叫鲉（又叫蛇鲉），钓鱼人最讨厌的家伙。”只见这家伙便扭曲着身子，将鱼线死死地缠绕在身上，如果不及时让它脱钩，它还会把鱼钩吞入肚中。

一条、两条、三条，条数算起来倒相当可观，但都不是我们向往的铜盆鱼（黑鲷），而是清一色的蛇鲉。浪费了我们的激情不说，最要命的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抬头一看，日已正午，而这鲉却疯了似的上钩。甲板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鲉。怀恨之余，每钓到鲉，便收短鱼线，扬起鱼竿将鲉狠狠地砸向甲板。这招还真灵，原来还七弯八扭的鲉立马直挺挺，让我们少了解线之苦。

涨潮了，远处，人们为赶“小海”而拦成的四五米高的鱼网慢慢地被海水淹没。形形色色的海鸟也深谙生存之道，围着拦网呱呱直叫，等待着潮水退去，以从中捞得一些小利。

大概又是条鲉，对着晃动的鱼竿，我的提竿兴致淡了许多。可出了水面，让我一阵惊喜，原来是条小铜盆鱼。“终于上钩了！”朋友叫道，“得赶在涨潮前多加把劲呀！”

布饵料、下竿、等候，大家仿佛都被我这条小铜盆鱼打了一针强心剂，个个精神抖擞。也许是上天因我们六个人四个小时折合一个昼夜的等候之苦而起了恻隐之心，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鲉很少上钩，有个朋友连续钓起了两条约摸一斤来重的铜盆鱼。除了这些，有人钓到了一只虾蛄，有人钓到了一只石蟹，更为有趣的是有人用网兜捞起了一只青蟹，这让船夫也诧异不已。

风起，潮涨，远处刚才还是一片海涂，顷刻间一片汪洋。海水汹涌，抛下去的鱼线似乎再也沉不到海底，见此，我们只得作罢。中饭是面条，作料甚是丰富，有土豆丝、酸菜、铜盆鱼、石蟹，味之鲜美，让我们啧啧不已。吃罢中饭，潮势依然很猛。没事，便去提溜朋友放着的蟹笼，还真捉到了几只小蟹。有个好吃的朋友立马拿去锅里煮熟。大大小小十多只蟹，被我们几个人当零食，一下子就吃掉了。

平潮了，我们又冒着烈日出去。放竿下去，鱼线滋滋溜溜地往下滑，看着滚动的轮轴，似乎海底没个尽头。依旧是静静地等待……

午后，虽有几条鲉上钩，也有戏称饵被鱼咬了几口而又脱钩的，但我们并没有怨言，只祈盼新的奇迹会出现……

但这一刻并没有来到，战果还停留在上午钓起的六条。有个朋友耐不住如此煎熬，索性回船舱里休息去了；有个朋友索性拿着剪刀将散落在甲板上的鲉剖肚、去刺、晒干，笑着带回家下酒；有个朋友则拿着钓竿在鱼塘的东南西北到处转悠；而我们几个耐性比较好的，则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定，放下钓竿后便聊起天来，直聊得太阳西沉，一直没见鱼上钩，兴尽收竿，返航回家。

总第 5688 期 本版摄影 齐蒙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永鸣益吞世界

## 益往直前

62

放着一把椅子，另一边并排放着三把椅子。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记者、我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依次就坐后，摄像们开始疯狂地抢占有利“机”位，整场“战役”持续了足有一个小时。

从下午5点开始，等待变得越来越焦灼。其间，还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化妆师，说是总统的化妆师，要给我们三个记者化妆，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从新华社那位50多岁的首席记者紧张的面部表情可以判断，这可能是他老人家这辈子头一回化妆。

按照双方事先的商定，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最初只允许提三个问题，经过再三努力，俄方终于在当天同意再加一个问题，加上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个问题，一共是五个问题。这对于一期电视专访而言，基本上属于“贫困线”以下。

进入克里姆林宫前，我们的编导不知多少次提醒过我：拿出你的看家本事，一定要多问。我心里直犯嘀咕：哪有这么容易，以我此前和叶利钦打交道的经验，“老毛子”的信用经常刷低下限，说问三个问题，也许到头来只让问一个就没了。

在普京出现之前的漫长等待中，我时不时看看笔记本上十几个精心策划的问题，眼底心中一片茫然。晚上8点20分，在迟到了近3个小时之后，普京终于出现

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一脸严肃，一双“狼”眼，深不可测。他走进来的姿势，也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斜着肩膀，一摇一晃。

普京的身材并不高，但语言铿锵。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无闻，是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据说，普京在中学时代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理后，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一所中学50周年校庆前，有人致电校长办公室，询问普京总理是否出席校庆。半信半疑的校方在翻阅了陈年档案后，才发现俄罗斯最当红的政治家，竟然是本校1970届毕业生。

上世纪90年代，普京曾经先后在叶利钦办公室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任职。1999年8月，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4个月后，时事、机遇和天赋，让这位普通工人的儿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元首。

在就任总统之前，在对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普京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俄罗斯人能够说，我为生在俄罗斯而感到自豪。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共同梦想，要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俄罗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从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普京总统身上，人们看到了希望，不仅是拥有称职领袖的希望，而且是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希望。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



采访定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三点半之前，中国大使馆的“考斯特”，就将我们和新华社驻莫斯科的两位记者带到了克里姆林宫。一通严格的安检之后，我们花300多元人民币在北京琉璃厂精心挑选的挂扇，被保安拦在了外面。理由很简单，送给总统先生的任何礼物，都要经过各种射线的检查。

过了安检，我才发现，采访队伍已经壮大到20人左右。俄罗斯新闻局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又加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参加专访（因为之前说好是CCTV独家专访的）。他们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双机、录音、灯光，样样齐全。相比之下，我们这凑起来的队伍显得有点寒酸。虽然新闻局的人向我们保证，他们只问一个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很费解，就问一个问题，用得着这么大的阵容吗？

采访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桃木厅，那是间不大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白色大圆桌，桌子的一边单